

歷史與空間

再走長征路

俞慧軍

蒼山如海。我們乘坐的越野車「沙漠王子」馱着貢嘎山七月的皚皚白雪，沿着當年紅軍長征的征程，顛簸着艱難地爬在海拔4,558米的貢嘎山的峰巒曲徑之間。夕陽映照的參天古木，在冰封天地的雪峰與鬱鬱蔥蔥的峽谷間直刺雲霄，行進在寂寥的貢嘎山峽谷，除了「沙漠王子」清晰的轟鳴聲外，整個雪域世界彷彿被凝固成一個偌大而寧靜的宮殿。遊蕩於這神秘的宮殿，彷彿主宰這個世界的是你自己。在透涼的晚風中，行進在充斥着林海與雪域清涼氣息的峽谷，讓我們這些虔誠的獨行者唯有抬頭仰望近在咫尺的蒼穹，這片曾經演繹過氣吞山河壯麗史詩和一幕幕歷史大戲的神秘之地，是否還能尋覓到紅軍將士的足跡。貢嘎山，坐落在四川省康定、瀘定、九龍三縣之間；主峰高達7,556米，為四川省第一高山，當地藏彝群衆稱之為「山中之王」。貢嘎冰川是中國最東界限的冰川，也是世界罕見的低海拔冰川，沿着紅軍的足跡，我們翻越過從海拔千米至四、五千米的一座座山峰，地形地貌涵蓋了丘陵、河谷、高原等多種類型。對我們而言，這是一次重要的生命歷練。司機兼導遊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那時，許多紅軍戰士的年齡都很輕。鐮刀斧頭的旗幟引領着這支軍隊，指揮員平均年齡不足25歲，戰鬥員年齡平均不足20歲。瀘定大捷後，一位18歲的紅軍戰士走過瀘定，鎮子上一位大嫂一邊喊着「紅軍哥哥」，一邊將一件棉襖送給這位戰士，後來大嫂發現是自己伯伯家的兒子。母親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姐姐送弟弟當紅軍，在瀘定地區至今流傳着許多家喻戶曉的故事。沿着紅軍的足跡向北行進，我的心靈震撼着、淨化着：當年紅軍之所以能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戰勝敵人，戰勝自我，用鮮血洗滌出一條通往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力量來自人民。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近距離觸摸這些耳熟能詳的歷史，令人心潮澎湃。大渡河在雅安、甘孜境內咆哮而過。閃亮的紅色記憶，在奔騰的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我們在大渡河岸邊，有

幸聆聽了幫助紅軍渡河的老船工後人講述的那段扣人心弦的故事：1935年5月24日，老船工帥仕高帶着紅軍找到沉於江中的船隻，次日清晨，17名紅軍勇士和8名船工視死如歸，冒着敵人的炮火成功飛渡激流與天塹。老人告訴我們：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的英勇壯舉吸引了周邊地區200多名年輕人加入了紅軍隊伍。追溯歷史的風塵，我們從紀念碑、紀念館、文物、文卷中找到他們，鮮活的形象，一次次浮現眼前。在墓碑前，更多的是在我們每次直面每一個鮮活生命的時候，心中湧動的虔誠和敬意。在深山老林，在偏遠山區，在雪域高原，紅軍傳播信仰的印記，無處不在。「自救救國」、「抗日反蔣」等標語或刻於碑文，或書於牆體，或印於報章，更多的是寫進了民眾的心中。沿着紅軍長征的線路繼續北行，當地廣為流傳的紅軍故事深深地震撼着我們的心靈。紅軍在甘孜州縣城停留七日，「槍不響、雞不鳴、狗不叫、麻雀也安寧」的故事，至今依然流傳。同樣地，紅軍走過的地方，各地政府和群衆也以不同方式表達着對紅軍由衷的緬懷和敬意。瀘定人一直在尋找22位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名單。紀念碑前矗立的代表勇士的22根花崗岩石柱，鐫刻姓名的只有5根，其他只有紅二師四團二連的編號。退休幹部王永模是近年媒體聚焦的人物，他尋覓瀘定勇士蹤跡的壯舉同樣可歌可泣，他隻身宣傳瀘定勇士的足跡遍佈北京、四川、江西、江蘇、貴州等地，老人希望能夠完善這段歷史，讓後人永遠銘記這22位為建立新中國立下功勳的勇士們。紅軍精神也一直在這片英雄的土地上承傳。「延安式」的窯洞群，修到甘孜縣。88歲的藏族老人澤仁告訴我們，那是1951年，十八軍奉命修建機場，為不驚擾百姓，入夜，戰士們在窯洞搭建簡易草鋪而眠。一次大雨，窯洞坍塌，9名熟睡的女戰士永遠留在了這個地方。越過貢嘎山，車行二郎山。越野車艱難地行進在二郎山神秘莫測的懷抱，耳畔迴響起當年紅軍長征在這裡留下的振聾發聵



貢嘎山坐落於四川省。網上圖片

的足音。陪同前往的甘孜自治州委的索郎處長向我們介紹，當年紅二、四方面軍在此匯成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向甘孜、向北挺進，譜寫了一曲驚天地、泣鬼神的壯歌。車過二郎山，司機兼導遊指着遠去的白雪茫茫的二郎山告訴我們：當年紅軍將士在二郎山北坡與數倍於紅軍的敵人展開了英勇的戰鬥，戰鬥很殘酷，堅守陣地兩晝夜的12位紅軍傷員被敵人抓住了。敵人說，只要你們不當紅軍了，就可以放你們生路，但是這12位紅軍戰士個個堅強不屈，敵人就把紅軍傷員帶到半山腰一個深不見底的洞口，把前面兩個傷員推下山洞，緊跟後面的10位紅軍戰士大義凜然地說：「不用你們推，我們自己跳。」當地群衆後來把這個洞叫「紅軍洞」，這個事跡刻在洞口的石碑上。穿越生命禁區，是一種毅力與意志的考驗，更是人格的鑄造和靈魂的錘煉。從康定到白玉的8天路途中，我們翻越的4,000米以上高山就有9座，其中二郎山、卓達拉山、駱駝標子海拔高達4,800米以上。雪域之中也有遼闊無垠的草甸，那是一個雪後艷陽的午後，我獨自走出車門，徜徉在海拔3,800多米山峰的一片綠草如茵的草甸上，一塊修葺一新的墓碑聳立於草甸，這是一座沒有姓名的紅軍戰士之墓。墓碑旁，是一組沉默的生命：撲朔迷離的神農界在這萬千雪峰之間鑲嵌了無數岩化的珊瑚礁和形如心狀的美麗貝殼鏈帶，小精靈們默默陪伴着這些為民族獨立、新中國誕生而獻出寶貴生命的紅軍將士，無論是風雪瀟灑，無論是陽光明媚。曾經滄海，走進雪域，感悟生命；越過雪峰，靜化心靈。在茫茫雪域高原的峽谷冰川裡，躺着無數紅軍將士的英魂，他們的名字鐫刻在滄海茫然的環宇間。走過浩瀚的雪域，跨越生命的高度，尋覓漫漫長征路紅軍將士走向勝利、走向光明的輝煌之旅，尋覓照亮中華人民共和國屹立世界東方的那一束璀璨的光芒！

字裡行間

黃仲鳴

三劍俠的合體書

上世紀五〇年代末上小學，已迷上武俠小說。當年最嗜金庸，每看到廢寢忘餐；其次是梁羽生等。後來，在坊間忽然看到一部《三劍樓隨筆》，作者竟是金、梁加上一個也寫過武俠小說的百劍堂主，遂大破慳囊買了。可惜，該書歷經搬遷，早已遺失。正如另本金庸譯的《最厲害的傢伙》，也散失了。後來，一九九七年上海的學林出版社出了簡體字本，立買。搬家後，也不見了。不過，這兩書在此間一些大學圖書館還可找到。日前，在圖書館掘出學林版《三劍樓》，大為驚艷，借來再閱。少年捧讀情景，歷歷眼前，喜甚喜甚。封面折頁有簡介說：「四十年前（按：指五〇年代），香港《大公報》的三位青年編輯查良鏞（金庸）、陳文統（梁羽生）、陳凡（百劍堂主）同寫武俠小說，人稱『文壇三劍客』。1956年10月，他們突發奇想，在《大公報》副刊上開設專欄《三劍樓隨筆》，三人合寫，每人每日一

篇，以展現『三劍客』『交會時互放的光芒』，他們瀟灑，雋永的散文彩筆，為『三劍樓』增輝添色，給『新派武俠』留下一段歷史見證。」「三劍」之中，後來經歷史檢閱，當以金庸的名聲最響，成就最大。百劍堂主《風虎雲龍傳》後，就沒有什麼佳作了。在這部隨筆裡，百劍堂主既牽頭纏，復寫《後記》，行文頗見幽默，不似寫武俠時的拘謹。「頭纜」題名《「正傳」之前的「閒話」》，講述當初屬意「三劍俠」之名，但——「……後來對鏡自照，竟發現除各自手中有一支筆之外，『俠』氣質在並不頂多，乃在定這個專欄名字的時候，選『樓』來，送給『俠』去。至於那個『劍』字，則只作為對自己的一種鼓勵，因為報紙為正義事業而前進，我們也希望自己的一支拙筆，能夠略效微勞罷了。」三人俱寫武俠小說，筆者劍也，是否懷有「俠氣」多少，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三劍俠」改為「三劍樓」，亦為貼切。各據樓頭，上下古今，談文說藝，筆到意到，整本書可觀的篇章確不少。百劍堂主在《後記》中說，三人寫了近百個題目，歷時三個月，得約十四萬字。據悉，讀者興趣濃郁，更有為文投寄補充他們所說，可見受歡迎程度。這書內容廣泛，金庸、梁羽生嗜棋，篇章甚多。金談圍棋，梁說象棋；在娛樂節目甚少的年代，我們一班少年朋友，都以棋為樂，所以特愛看。有談他們寫的武俠，都喜歡；如梁羽生的《凌風、易蘭珠、牛虻》，談《七劍下天山》。金庸的《書的「續集」》，談《書劍恩仇錄》被人續貂的事，笑煞我肚皮，如有部寫乾隆竟自稱「孤王」，李沉芷自呼為「妾」，老俠自稱「老身」，小說人物個個變了在唱戲。百劍堂主則少談武俠，而談馬師曾、粵片五星、瑪麗蓮夢露等篇，俱賞心也。短短一則，各自揮灑，各自可觀。讀者諸君，快去找來看。



圖為學林版的內頁。三篇文章篇篇可讀。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論打仔6：後底媽；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



前妻所生的子女叫父親再娶的妻子做「後母」、「後媽」、「後娘」、「晚娘」、「繼母」；這些子女叫做「繼子女」。廣東人給了「後母」一個俗稱——「後底媽」（「媽/naa2」是妻子的粵方言用字）。筆者對這個叫法有兩個理解，其一、「後底」本是「後抵」，有後來到來的意思，那「後底媽」就是後來到來的妻子，與原意相符；其二、「後底」由「後繼」通過音變而來：繼/gai3；變調→媽/gai2；變聲母→底/dai2 書面語中，「後繼」可指再娶的妻子，所以「後繼媽」也就是「後」母、「繼」母。就這兩個理解，筆者傾向後者。以下是歷來對「後底媽」的一些評價：「晚娘面孔」——晚娘一般不會對待繼子女和顏悅色，所以有人用「晚娘面孔」來比喻晚娘冷酷無情和嚴厲刻薄的臉色。「春天後母面」——春天的氣候陰晴冷暖異常，就像後母的臉色般時好時壞、說變就變，意味着她心情好時尚且可以，不好時就活受罪了。「寧要乞丐媽，不要當官爹」——世間上，哪會有小孩寧取「卑賤母」，不取「尊貴爹」這回事，所以此話表示小孩極度愛護繼母將會惡劣地對待自己。「儒林外史」第五回：「自古說：『晚娘的拳頭，雲裡的日頭。』」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日頭」指太陽。廣東人也會叫白天、日間做「日頭」，其中「頭」讀「頭4-2」。「雲裡的日頭」就是指烈日當空。此話用上「強烈的陽光」來比喻「晚娘的拳頭」，足證晚娘「打仔」有多「狠」（狠），也就預料到孩子不可能在此形勢下長大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七十回：「倘使娶了個不賢的，那非但自己終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對付晚娘，也不容易。」不賢的晚娘，除負累一己終身外，小孩也不會好受。如此看來，「後底媽」的形象相當負面。舊社會中，不少「後底媽」因生怕夫家或人家說她對繼子女不好或繼子女不接受自己，而採取反其道而行的態度——對繼子女多所疼愛，縱橫姿勢；對已出則多所忽略，嚴以厲色，這便免卻人家的閒言閒語和繼子女的不信任了。不過，這做法會惹來已出的不滿，嚴重影響親子關係，也會令兄弟姊妹間產生矛盾。表面上，各方對繼子女獲得這種特殊待遇而感欣慰，可這提供了一個不正常的成長環境，為其他日不成器埋下伏筆，其已出則因被忽略而意外地培養出獨立能力；做法是故意還是無心，唯有當事人才知道。當然，這也不排除有人是全心全意對待繼子女的，可這多在「後底媽」不育的情況下發生。時代進步，「後底媽」與繼子女的關係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後底媽」視繼子女如己出，繼子女也視對方如生母；甚至繼子女可與自己和前夫所生的子女同住而毫無隔閡，這見證了一件可能有遺憾的事也可通過互讓互諒而變得圓滿。無論是「叫喚」、「誘導」或者「唆使」，「打仔」或多或少對小孩在肉體上和精神上均有所損害。「分妻」即與妻分離。理論上，如妻子不賢或夫妻感情已不復存在，勉強留下，對雙方都不是好事。作為當事人的好友、親人或長輩，有見及此，或會出言「教人分妻」。這類「規勸」雖不能說值得鼓勵，但不失為一個對雙方都好的方案。以下是一個與「教人打仔」和「教人分妻」相關的廣東諺語：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 就上述觀點，人們普遍不大認同諺語中所指，即不大贊成「教人打仔」，也不大同意絕不可以「教人分妻」。筆者認為有此看法是因為在詮釋時把「教人打仔」和「教人分妻」看成獨立事件，且沒納入時代背景的因素。舊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所以「家中一日不能無妻」。對子女而言，「無妻」狀態相當於「無母」狀態，影響至大，歌兒有得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世上只有媽媽好，沒媽的孩子像根草 無怪筆者小時母親常這樣來嚇唬我們三姐妹：有咗個「老母」，你地就知乜叫「淒涼」 娶番個「後底媽」，你地就知乜叫「幾過地底泥」 綜合而言，「教人打仔」可視為一件缺德的事，不值得鼓勵；「教人分妻」等同拆散人的家庭，使其子女失母愛，缺德中之缺德也。原來，該諺語是告訴大家「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做法。

拳頭」，足證晚娘「打仔」有多「狠」（狠），也就預料到孩子不可能在此形勢下長大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七十回：「倘使娶了個不賢的，那非但自己終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對付晚娘，也不容易。」不賢的晚娘，除負累一己終身外，小孩也不會好受。如此看來，「後底媽」的形象相當負面。舊社會中，不少「後底媽」因生怕夫家或人家說她對繼子女不好或繼子女不接受自己，而採取反其道而行的態度——對繼子女多所疼愛，縱橫姿勢；對已出則多所忽略，嚴以厲色，這便免卻人家的閒言閒語和繼子女的不信任了。不過，這做法會惹來已出的不滿，嚴重影響親子關係，也會令兄弟姊妹間產生矛盾。表面上，各方對繼子女獲得這種特殊待遇而感欣慰，可這提供了一個不正常的成長環境，為其他日不成器埋下伏筆，其已出則因被忽略而意外地培養出獨立能力；做法是故意還是無心，唯有當事人才知道。當然，這也不排除有人是全心全意對待繼子女的，可這多在「後底媽」不育的情況下發生。時代進步，「後底媽」與繼子女的關係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後底媽」視繼子女如己出，繼子女也視對方如生母；甚至繼子女可與自己和前夫所生的子女同住而毫無隔閡，這見證了一件可能有遺憾的事也可通過互讓互諒而變得圓滿。無論是「叫喚」、「誘導」或者「唆使」，「打仔」或多或少對小孩在肉體上和精神上均有所損害。「分妻」即與妻分離。理論上，如妻子不賢或夫妻感情已不復存在，勉強留下，對雙方都不是好事。作為當事人的好友、親人或長輩，有見及此，或會出言「教人分妻」。這類「規勸」雖不能說值得鼓勵，但不失為一個對雙方都好的方案。以下是一個與「教人打仔」和「教人分妻」相關的廣東諺語：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 就上述觀點，人們普遍不大認同諺語中所指，即不大贊成「教人打仔」，也不大同意絕不可以「教人分妻」。筆者認為有此看法是因為在詮釋時把「教人打仔」和「教人分妻」看成獨立事件，且沒納入時代背景的因素。舊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所以「家中一日不能無妻」。對子女而言，「無妻」狀態相當於「無母」狀態，影響至大，歌兒有得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世上只有媽媽好，沒媽的孩子像根草 無怪筆者小時母親常這樣來嚇唬我們三姐妹：有咗個「老母」，你地就知乜叫「淒涼」 娶番個「後底媽」，你地就知乜叫「幾過地底泥」 綜合而言，「教人打仔」可視為一件缺德的事，不值得鼓勵；「教人分妻」等同拆散人的家庭，使其子女失母愛，缺德中之缺德也。原來，該諺語是告訴大家「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做法。

詩語背後

江鄰

清晨，在巴黎跑步

巴黎聖母院的一場大火，把思緒拉回到七年前。2012年4月下旬，我第一次到訪巴黎。當時正癡迷於晨跑，每到一地，首先就是探索合適的晨跑路線。晨跑的愛好，始於多年前的波士頓。那是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進修，查爾斯河畔從早到晚奔跑的身影，讓我體會到一種生命活力的衝動，也對美利堅民族積極進取的精神有了真切的認識。此次到訪巴黎，是參加為期三周的赴法培訓。中間一周在外省考察，前後兩周在巴黎學習。晨跑當天於到達巴黎翌日，直到離開巴黎當天，其間（包括去外省）都沒有中斷。開始是一個人跑，後來加入四五個同伴，有了一種晨跑小分隊的感覺。在清新的空氣中，邊跑步欣賞周遭漸漸甦醒的風景，邊思考一些相干或不相干的事情，是一種很美的感覺。巴黎晨跑，留下了三首抒情詩。

這已是漸漸老去的巴黎 哪裡去找波士頓的生機 直到達達看見艾菲爾高聳的塔尖 彷彿利劍刺向冷漠的藍天 猛然想起台灣詩人強弦的感嘆 他說在絕望與巴黎之間 只有鐵塔支持天堂 鐵塔出離在朝暉的燦爛裡 恰似一隻金梭編織着天堂之路 古老年校龐大的城堡般的建築 穩穩座落在戰神廣場對面 雄渾與尖銳的交響中 鮮艷的國旗迎風飄揚 (一) 跑向艾菲爾鐵塔 也許激情全消耗在逝去的夜了 巴黎四月的早晨是如此安靜而清涼 遛狗老人在寬闊的街道上細數歲月 露宿者三三兩兩投來渾濁的目光 整個城市都在晨曦中酣睡 小汽車偶爾駛過 光柱和馬達 張揚地證明自己的存在 卻如流星 飛逝而去 更加重了這鋪天蓋地的冷寂 滿以為能見到晨練的人群 如同查爾斯河畔的劍橋古鎮 終歸於失望 心緒越發落寞

歷經百態千姿你用激情浪漫化解鐵血榮光 塞納河一如既往彎彎地流淌 並不理解兩岸生靈的災涼 (三) 跑向巴士底廣場 跑過十三區的唐人街 我到達巴士底廣場 兩天社黨人在這裡狂歡 奧朗德把這裡當作新征程的起點 兩百年前第三等級在這裡暴動 這裡也曾是近代法蘭西的起點 高聳的自由柱刺破天穹 金色天使掙脫鎖鏈 飛向詩意的遠方 迎接初升的朝陽 沿着旭日指引的方向 遠眺塞納河自由地流淌 右岸旺多姆廣場上精緻的凱旋柱 宣示法蘭西民族世俗的榮光 左岸艾菲爾鐵塔直指蒼天 象徵法蘭西精神不屈的高揚 三柱擎天鼎立之間 聖母院大教堂與最高法院相向而立 演繹着教的虔誠與法的冷峻 西岱島成為巴黎的心臟 歡慶的人群並未留下任何痕跡 自由的天使還保持着掙脫鎖鏈的模樣 兩天的狂熱和陣痛 消化在兩百年風雨兼程之中 霞光依舊燦爛 流水依舊蜿蜒 奧朗德在這裡開始新的征程 我在這裡向巴黎告別 激情充盈的法蘭西之旅結束了 我將重回那方熟悉的土地



踏平崎嶇築坦途 重登獅子山抒懷 李潔新